

武侠小说最新痕雪

乞丐与八娇



古德林著

中



花城出版社

乞丐与八娇

①

秋梦痕最新武侠小说

花城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宋朝一位国公之后，世居洛阳，年届八旬与一侍姬生了一双胞姐妹，视若掌上明珠。幼年即延请大儒授讲经典，并从江湖重聘名师传武。年将及笄，二人已是文武全才。国公亡故后，姐妹俩无意间在家藏书中翻到一部“阴阳合和驻颜长生秘笈”，二人看过后，当即找来几位少壮男仆练习采补之术，果然成效显著，直到四十多岁，还如娇娆少女。为免惊世俗，乃入道江湖，广收门徒，修练于巫山，经过百余年风霜人生，仍肌如凝脂，貌若春花。

但中原武林九派二、三传弟子行道江湖时，全在巫山附近失踪……

欲知金龙丐主古巽风携其弟子追风丐岳浩然如何与黑妞及六个妾侍日夜苦“合藉双修”之功，追袭巫山“圣母”、“圣姑”、“八娇”、“十二金钗”、“三十六侍”，解救那些被当作面首御男而成了人渣的武林弟子，书中自有分解。

本书文笔风趣睿智，人物栩栩如生，语言精采纷呈，情节离奇生功。尤其世间男女间种种情事，尽在作者生花妙笔中活脱脱展现。读之令人手不释卷。

第七章 六大故都话北京

北京!

为我国六大古都之一，自战国时代燕国定都始，历经耶律民契丹改建之辽、女真阿骨打之金、蒙古鞑子的元，以及大明朝永乐十九年又迁都至此，故于今为五朝建都之所!

那位看官说了，写书的你等等，北京明明是六朝故都，燕、辽、金、元、明、清，你揩油也不是这么揩法了，一下就揩掉一个朝代。

看官! 您老别急，不过本书把时代背景，定位在大明朝，熹宗天启，以及思宗崇祯时代，那时候满人努尔哈赤，虽以七大恨誓师，并在白山黑水之间称帝，但国号后金，还不叫大清呢!

直到崇祯九年，他们才改后金为清!

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您要用当前的眼光来说，那北京该说九朝才对，因为清以后还有民国的北政府几位大总统，而袁大头又来了几天洪宪皇帝，和最近几十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北京!

它是文化的古城，安静、雅致，另历经千百年沧桑与蜕变，它宁静的街衢，古朴的建筑，以及爽洁的店铺，依旧散发着一一种古老中国的风味。

北京城乃刘伯温同姚广孝共同策建，取地势与王气，诚如当代大儒（明朝）吴国伦《帝京诗》所说：

帝京南面俯中原，王气千秋涌蓟门；
渤海东波连肃慎，太行西脊引昆仑。
九皇天连坤维奠，万国星罗北极尊；
尧舜升平见今日，按图形胜不须论。

当年刘伯温、姚广孝两人建北京城的时候，还有一段传闻，原来现在的北京城，乃是一片苦海，不信？可证诸地名，天桥，大家都耳熟能详！还有北新桥等等，请问？当年要没水，建桥干嘛？

当时据说有九条千年龟鱼在占据着，被刘、姚二人以法术制服了它们，用锁链锁住，等城建好之后，即在距每个城门不远处，砌一眼井，把九条龟鱼关入不见天日的深渊中！

这九龟以崇文门下的那条最凶，问道：“将我们置于地下，何时始放？”

刘伯温想，此等深渊，永不见天日，故回答道：“天明即放！”

龟鱼又问道：“我们看不见天光，又何知城明？”

刘伯温顺口道：“五更打锁！”

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后悔莫及，万一这条龟鱼听见锁声，如何是好？

幸他急中生智，令人把崇文门的“锁”改成钟，沿袭至今，其他城门全打“锁”，唯有崇文门敲“钟”，这就是如今北京城所谓的“九门八锁”的来源！

北京城分外二城，内城方方正正周围四十里，设九门，南面中央为正阳门，左有崇文，右有宣武二门，东面有朝阳、东直二门，西面有阜城西直二门，北则是安定和德胜二门。

外城及是帽子城，分东、南、西三面，北则与内城相连，共七间，正南方是永定，两旁为左安、右安门，东为广渠、东便门，西为广宁、西便门！

内城正中央，所谓方圈圈中的黄圈圈，那是紫禁城（皇城）！

紫禁城是皇帝老倌的家，可分内外两区，即是“朝廷”和“内廷”！

“朝廷”乃皇帝老倌和众大臣治事之所，进皇宫正门一午门，再过金水桥经太和门说到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皇极殿（清朝改为太和殿）也就是俗称的金銮宝殿！

而皇上的御坐，正是在北京内城的中心点上！

“内廷”则纯是皇上的私宅。

话说，岳浩然等人，在恒山结拜、成亲之后，转瞬蜜月已过，共同议定了消灭一统教的大计方针。

以恒山为基地，由小孟尝、天山玉安夫妻，和内电手、红燕子夫妻共同留守。

请老局主仍率少林俗家高手及原来威远镖局的镖师，回开封、准备威远镖局重行开业。

其余诸人，则由岳浩然统一调度，由北京往南，对一统教展开反扑！

为了掩人耳目，他们是分开上路，北京集结！

头一组是铁腿谭威、兰花女侠夫妇，同降龙掌令孤高、太极剑聂耳，和历城双义。

第二组是回客余施周，越女剑冉梦涵夫妻，同施氏双侠，施仁、施义。

第三组则是千面侠阮大德，同岳浩然夫妻，凌玲、黑妞，还带上了谭小威。

而叶萍等，岳浩然的六侍妾，则仍着男装，分成了两组。

大家分头向北京进发，好在这些人中，男的在恒山全由岳浩然给打通了“任、督”二脉，功力倍增。

而女的呢？又由黑妞暗中传了“合籍双修”仙法，也功力大进，再也不虑在途中会发生事故。

好在恒山离北京，只有五百里路，不到三天就到了！

由于谭威过去走镖，常来京师，跟几个大店都是老朋友，大家全住进了打磨厂的天泰店。

休息两天之后，岳浩然开始分配任务了。

黑妞同六侍妾，把由巫山带来的珍宝，向各大珠宝银档兜售，千面侠阮大德则化妆摸各大银庄的底。

施氏双侠则侦察由京城至保定府，何处于却镖。

历城双义则侦察由沧州至京城，何处适合却镖。

降龙掌、太极剑侦察由天津卫至京，何处好下手。

谭威和回风剑客则专门打听官场中，与钱庄、镖行交往情形。

凌玲带着小威，陪大嫂兰花女侠同越女剑姐姐在店里坐镇。

而岳浩然自己，则钻进丐帮了解京师黑卫门——东、西两厂与江湖中的动态。

分配好了之后，约定一个月后，提出各人的工作结果，然后再决定由何处下手。

单说岳浩然，这天到了外城广渠门内的一所破落的宅院中——丐帮北京分舵。

一进院，就见由暗处迎过来一位中年花子，居然是三袋弟子！

对他拱了拱手，很客气的道：“公子，这是花子窝，您怕是找错了人家吧？”

“既是花子窝，那我就找对了！”

“您找谁？”

“虎头老大在吗？”

“好！找舵把子霹雳丐沈威的！”

这时就听屋内有个打雷似的声音问道：“谁来找老要饭的？”

随着声音由房门走出位猛张飞型的半百花子。

“虎头？”这人长得可不是跟天九牌里的虎头一样吧？方头大脸，眼若铜铃，满嘴钢髯，脸上还有几颗麻子！

岳浩然一见这位虎头老大，忙抱拳施礼，问了声：“大哥一向可好？”

霹雳丐沈威瞪着个大眼愣愣的问道：“你老弟是？”

“难道大哥不认得我了？”

“咱是面熟不敢下策离（面熟，不敢相认）！”

“大哥！我是小四，岳浩然哪！”

“哈哈哈哈哈！”虎头一面洪钟也似大笑，同时他那支厚敦敦、毛茸茸的右手，拍上了岳浩然的肩膀。

要换成别人，这巴掌不拍个跟头才怪！

可是拍在岳浩然的肩上，反而使虎头一愣，道“兄弟！你这身功夫是怎么练的？我拍在肩上，怎么像拍在棉花球上？”

接着又不停地哈哈大笑。

“大哥！咱们哥儿俩见面，你就罚我站吗？”

“对！对！对！兄弟屋里请，屋里请！”

接着，又对那个三袋弟子道“你快传令，叫咱分舵三袋以上弟子，都来参见帮中的总护法！”

这位三袋弟子正要去传令。

岳浩然忙道：“这位兄弟请先等等！”

接着又对虎头老大道：“大哥，我这趟进京是另有机密大事，您可千万别惊动帮中兄弟们！”

“那……好吧！咱屋里聊去！”

二人进屋，别看是花子窝，收拾得倒是满干净的！

分宾主落坐后，自有小要饭的送上茶来。

虎头道：“兄弟这趟来京，有哈机密事儿？”

“大哥，您可知道‘巫山圣母教’？”

“知道！老爷子不就是为了剿她们死的吗？怎么着，她们又死灰复燃了？”

“不！大哥可知巫山圣母还有个双胞胎妹妹叫圣姑？她在江湖创了个‘一统教’，大半江湖已入了她们手中！”

“啥？‘一统教’？怎么没听说过呢？”

“她们在江湖中已好多年了，我也是在半年前才得到消息，三个月前我找到了大师兄，才知她们已席卷江湖啦！”

“啊！咱们丐帮向以消息灵通著称，这下子可砸了招牌！老大不是失踪了吗？怎么找到的？”

“大哥，您倒不必气馁，要不是咱们丐帮发现了‘巫山圣母教’，到现在对‘一统教’还蒙在鼓里呢！”

“致了大师兄，是被圣母教掳去，而后再转到了一统教，在长安宝通钱庄挂名少东家呢！可是现在已成了咱们在一统教中，预布的一着棋啦！”

“兄弟，这几年没见，你都在干啥？”

岳浩然把巫山剿灭圣母教以后的事，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他。

当他说娶黑妞，收六妾，再娶凌玲时，虎头大笑道：“艳福不浅！艳福不浅！”

“大哥要有兴趣，我给您物色两个！”

“哎——嚟——！你大哥什么都好，可是就缺这一门，打麻将好，多一番胡！再有留你自个儿享受吧！”

接着二人同时哈哈大笑。

然后，虎头道：“有这么多英雄豪杰来了，咱得去拜望拜望！尤其是弟妹，咱更得去瞧瞧！”

“大哥，一统教早已打入了京师，为了不惊动他们，您暂时还是别去，等过两天我叫您弟妹，分别来给您磕头！”

“咱哪里敢当！”

“弟媳妇拜大伯，那是应该的嘛！”

“哈哈哈哈哈！”老伙子又是一阵大笑！

笑过之后道：“兄弟你今天来是……”

“一来给大哥请安，二来向您打听点事！”

“啥事？”

“有关东、西两厂，以及京中江湖人物动态，您要是知道朝廷事也告诉我，我贪多，您所知的，多多益善！”

“好嘛！你倒不怕撑着！”

“这多年一点消息都没有，肚子里头早空了，您有货只管往里头塞吧！”

两人又同时大笑！

等笑过之后，虎头却一变为严肃道：“说起近几年来京中之事，实在令人气恼——宦竖弄权、大臣贪脏！”

说完，恨恨不已。

“大哥，怎么回事？”

虎头先叹了口气才道：“现在朝廷里头哇，简直乱得不像话啦！太监横行，无官不贪！根本没了是非！”

“大哥，没鸡巴的老公，会有这么大的权势！”

“咳！兄弟，朝中宦竖弄权，可是由来有自啊！”

“怎么说?”

“兄弟，这话说来可远了，本来骚鞑子当年，宫里头已经没这东西们了，到了本朝，宫里又起用了他们，不但用，而且重用，还教他们念书识字!”

“这是怎么回事?”

“说起来，得由本朝开国皇上朱元璋开始，你知道朱元璋这个人跟他老娘，都是咱们婆教（丐帮）中人？朱元璋从小跟着他娘讨饭，十多岁时他娘死了之后，只剩了他一个人仍在乞讨。”

“那位马皇后当时还是财主家的小丫环呢！为可怜他，偷了张烙饼藏在怀里，把两个奶子都烫烂了！等长大了当然跟了朱元璋，竟当了皇后！”

“这跟太监有啥关系？”

“兄弟别急，听我慢慢告诉你！”

岳浩然默默无言，静听下闻。

“这朱元璋后来在皇觉寺出家，然后又投了军，凭着小时候要过饭，跟咱们丐帮扯上点渊源，自认是丐帮弟子，咱们祖师爷——当时帮主下令，丐帮弟子全力支持他！由于丐帮的关系，他不但得到了敌我一切动态消息，而且还替他引介了不少江湖侠士，不计名位的帮他！”

“哦！”

“你想，兵法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对全盘状况，了如指掌，你强我走，你弱我吃！那还有不打胜仗的吗？所以他的部队成了常胜军，最后终于吞并了所有的对手，做了皇上！”

“那后来呢?”

“后来呀!他跟马皇后订下了一狠二毒的绝户计,被军师刘伯温知道了,暗中通知了咱们的祖师爷!”

“咱们祖师爷,认得刘伯温吗?”

“认得!不但认得,还是知交呢!咱们祖师爷得信之后,一者暗中通知了跟他的江湖侠士,二者下令帮中,今后永不过问朝廷之事!”

“结果如何?”

“结果呀?没多久刘伯温也不干了,辞职离京,因为他跟徐达二人私交最好,徐达送了他几十里还不肯回去,最后他忍不住了,暗中点了徐达一下,他告诉徐达,今后不论何时,别离主上身边,皇上要叫你离他远点,你就回说‘臣保驾有责,不能远离’!”

“后来怎么样了?”

“朱元璋炮打功臣楼,火焚凌烟阁!”

“徐达怎么样了?”

“徐达因为得了刘伯温的暗示,跟定了皇上,所以躲过了这一劫!徐达要跟他拼命,他没法子,封徐达为中山王,同时封徐达把那铜锤可以上打昏君,下打朝臣,才平熄了徐达的怒火!”

“这么说,戏里头二进宫徐元昭手里的那把铜锤,就是徐达传下来的?”

“可不是吗!”

“那太监什么时候当权的呢?”

“你想,朱元璋这么一来,众叛亲离,怨声载道,尤

其咱们丐帮，断了他的情报来源，使他成了盲声之人，你叫他怎么办？”

“马皇后叫他利用身边这群没鸡巴的东西？”

“这不结了！傍午侦事，监视大臣！成立东厂，这群太监变成了朱元璋心腹的情治人员，权势可想而知了！”

“哇！他们这群太监简直不得了！”

“还有更不得了呢！燕王朱棣起兵，发动‘清难之变’，篡了侄儿建文帝的皇位自立，全靠这群内宫宦官为他的眼线，后来派郑和下南洋，这事你该知道呀？”

“这我知道，土木之变，英宗被掳，后来回国，又把景帝赶走，史称‘夺门之变’，八成也有这群太监们！”

“可不是，后来英宗的儿子宪宗感到一个东厂不够，在成化十三年时，又叫太监汪直，设置西厂！”

“这简直是……”岳浩然没往下说。

虎头又道：“现在是魏忠贤以内宫总管身份，兼掌东厂，而西厂又是他的亲信太监，吴恩做总管！”

“难道东、西两厂全是太监吗？”

“那倒不是，除少数当家主管是之外，其余大档头以下，大部是黑道高手，江湖上蹲不住了，就进了这两厂！”

“这两厂是怎么样个组织，大哥可知道？”

“详情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知道起码的叫番子，再上去是二档头、大档头！头儿叫总管！”

“那他们有多大权势？”

“我的老天爷！多大权势？二品以下官员要叫他们弄到厂里去，不死也得脱层皮，更别说平民百姓了，一般人，

二档头就可以就地处决，这还是在京里，那要到外府，你想了，还得了！”

“乖乖隆的咚！这还得了！这大明朝室不成了魏阉的天下了！”

“谁说不是！哪个大臣敢不巴结他！”

“他喜欢什么？”

“怎么？你想走魏阉的路线？”

“大哥，你还真说对了！对付一统教，还真得走他的路线！我听说一统教已经打进了官家里头了！非得靠着他不！”

“他除了喜欢权术之外，就喜欢奇珍异宝，你哪弄去？”

“巫山那儿，我得了富堪敌国的珍宝，这您倒可以放心，她好不好色？”

“哈哈哈哈！瞧你问的，他是个阉货，没鸡巴，怎么好法！”

“岳浩然不禁也笑了，接着道：‘一统教靠女色起家，这魏忠贤要不好色，我们这好接近他了！’”

虎头想了想道：“‘不过朝廷中，可有几位权臣，不但贪赃枉法，全是一群色鬼，而且同魏阉过从甚密！’”

“哪些人？”

“像皇家近支成国公朱纯臣，外戚周奎、田畹，权臣方从哲，他叫李可灼献红丸给光宗朱常洛，结果把皇上治死了，不但没被追究，反而升官，都指挥吴襄，仗着儿子吴三桂有兵权，也做威做福！”

“咳！真是一群杂碎！”

“兄弟，你打算怎么做？”

“咱们祖师爷既然当年有令，不叫咱们过问朝廷中事，咱们用不着过问他们的事，不过咱们对付一统教，那是为了江湖同道跟百姓，我得利用魏忠贤，至于朝廷中这群杂碎，是利用，还是整，那得看将来的环境了！”

“对！随机应变，也好！”

岳浩然由虎头那儿得到了所要知道的消息之后，一直留在店里，没事就调教小威。

谭小威现在可算店里的大忙人！

他每天早起，岳浩然就由小威的脚心涌泉穴，以他独门的心法，输入一点真气，现在不用拍打了，因为小威刚气已除，身子可以软硬由心了，仍叫他拿椿，不过除了拿椿之外，多了一项运气功夫了！

一个时辰之后，又由黑姐传他扒窃手法，兰花女侠望子龙心切，下午又教他“花拂穴手”跟“兰花指”。

简直把这孩子折腾得不亦乐乎！

黑姐见岳浩然每天输给小威一点点真气，看了几天之后，对岳浩然道：

“你每天输他一点真气，这不是吊胃口吗？何不一次打通他的任、督二脉？你要懒得动手，我现在功力足够了，由我来！”

岳浩然忙道：“环翠！我教徒弟，你可别乱插手！”

黑姐不服道：“你不肯打通他的任、督二脉，还不许别

人动手，真是岂有此理！”

“你知道什么！他这么点大，你要是打通了他任、督二脉，基础没扎好，那不是揠苗助长吗？爱他，反而害了他！”

黑妞虽被堵住了嘴，仍死要面子道：“你总是有理！”

岳浩然没说话，却搂住她亲了一下子！

北京城，天子脚下，有钱的人真多。

黑妞同六侍妾，不到半个月，把由巫山带出来的珠宝，就卖掉了一半，算算，足有五百多万两银子，全是京里几家大钱庄的票子，尤其是宝通钱庄的最多，足足三百多万两！

岳浩然道：“钱足够了，剩下的珠宝别卖了，我要用它们打通关节了！”

黑妞道：“你要干啥？”

“我要用它们打通魏忠贤的关节，跟走走几个大臣的门路！”

黑妞道：“你要结交官府啊！”

“为了消灭一统教，咱们不得不找路子，先立于不败之地，不然，一统教可以利用官府，逼咱们站不住脚！”

“好吧！谁叫你是头儿，咱家不得不听话！”

“岂只是头儿，对你们来说，而且还是‘天’呢！”

“你是什么天？”

“你没听说过，夫为天，妻为地，天上地下嘛！”

以后这几天，外出的几位侠士，全陆续回来了。